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萬曆野獲編 第九卷

○內閣 【閣臣進御筆】今上四年六月，江陵張公為首揆，進閣中所藏世宗御筆聖諭六十三道，御制四十四道，聖制票帖七十道，又纂修館中得親批本章共六十三本，進之於上。時張公新被御史劉臺劾，說者謂怒劉入骨，恨其未置極典，因以世宗刑戮言官諸事，導主上威嚴，雖借口法祖，實快己私也。至十六年三月，閣臣又進閣中舊藏太祖御筆七十六道以呈御覽，時吳縣申公當國，其次為歙縣許公、太倉王公，是時朝講漸稀，內外亦漸否隔，說者又謂諸公以此款上，欲如高皇召對勤政講學，其意甚美。竊謂兩說或出臆度，未足深信，然雲漢天章，留之秘閣，使輔臣不時展閱，可以警策心魂，且見祖宗朝君臣一體泰交之盛。今盡登禁掖，譬猶六丁取歸天上，使人間永絕見聞，豈不可惜。當時揆地諸公，或自有深意，乃藿食之見則如此。

【江陵震主】今上初元，嚴重江陵不必言矣，至後大婚，聖齡已長，偶被酒，令小闈唱以侑之，闈辭為不能，上倚酣拔劍斷其總角，群豎虜訴於馮保，保奏之慈聖，次日召上話詰甚苦，至有社稷為重之說。上涕泣謝過，為手詔克責以賜江陵，而璫保因得中其所仇孫海、客用，謂二人引誘，江陵條旨俱謫淨軍，發南京種菜，亦可已矣；江陵復再疏推廣保說，謂太監孫德秀、溫恭、周海，俱諂佞當斥，三人亦保之素謙者，上不得已允之。受遺元老，內挾母后以張威，下迎權璫以助焰，要挾聖主如同嬰孺，積忿許久而後發，其得禍已晚矣。客用久居金陵，與縉紳大夫游，先人同年朱虞廷益為南京大理寺丞，談次每稱其賢，朱願樸君子，言當不妄。弇州《首輔傳》謂上手刀馮保養子二人，以致慈聖大怒，此一傳訛，其實不然。客用逐後，不數年，馮保亦籍沒，以奉御居南京，無聊思歸，乃具奏遣家奴馮繼清哀祈於上，求放還，為言官所聚攻。上命南法司究問，云客用為之設謀，乃謫保充淨軍，答用八十，仍著伍，事見南司寇姜實疏中，蓋二璫晚途復合矣。

【江陵家法】江陵相怙權時，其家人子游楚濱最用事，即世所謂游七者，縉紳與交歡，其厚者如昆弟。有一都給事李選，雲南人，江陵所取士也，娶七妾之妹為側室，因修僚婿之好。一日相君知之，呼七撻數十，呼給事至面數斥之，不許再見，因召塚宰使出之外，次日即推江西參政矣。江陵公當震主時，而顧惜名教乃爾，此等事豈可盡抹殺。時給事李宗魯亦娶游七妾之姑，與李選同外補僉事，亦江陵傳示吏部。

江陵教子極嚴，不特各省督撫及各邊大帥，俱不許之通書問，即京師要津，亦無敢與往還，蓋欲諸郎君繼小許公事業，預養其相望耳。

【江陵二鄉人】江陵在位時，附麗者雖眾，其最厚密戚無過承天曾大司空省吾、夷陵王少宰篆二人，其後並削奪追張氏寄頓贓物，狼籍萬狀，然兩人品賞不同。曾所至有聲績，撫蜀克平九絲，冬曹亦著勞績，即在相門，未始傾陷一人。王則狡險貪橫，真名教所棄，曾不幸與同科受禍，世多惜之。方丘月林同張誠往楚籍沒時，曾具方巾青袍，入謁於後堂，丘與揖而送之，王則囚首楚服，口稱小的，言詞佞而鄙，丘與張怒答二十而遣之。陸五臺不平，謂沈繼山曰：「天下亂矣，那有少宰決賢之理？」沈笑曰：「公善為之，不然行且及矣。」時陸正為少宰也。此雖一時戲言，亦足為千古至戒。按，曾為江陵所厚，復以平都蠻功受知，曾之父陽白名璠，後其子三科，登壬戌進士，以參議告歸，受乃子一品之封，世甚榮之。及敗時，則陽白尚在堂，與江陵太夫人同一光景。王夷陵既奪官，子之鼎、之衡亦削鄉舉籍，獨享壽考，聞至今尚無恙。曾號確庵，王號少方。

【劉小魯尚書】劉小魯一儒，先大父同年進士，亦夷陵州人，與江陵相兒女姻也，當江陵炙手時，劉獨退避居冷局。張謂有意遠之，已不相悅，每遇其行法嚴刻及刑辱建言者，輒苦口規之，遂大矛盾，滯南京貳卿數年不遷。江陵敗，言路文章慰薦，始晉南大司空，尋自免去，後再起遂不出。其長子名戡之，少年美豐姿，有雋才，為婦翁所器愛，當赴省試，江陵授意主者錄之，乃翁聞之，令謝病不入闈，江陵大怒。後以任子得官，今為戶部郎。

戡之字元定，與予善，其內子為江陵愛女，貌美如天人，不甚肯言笑，日唯默坐，或暗誦經咒，問此經何名，不對也。歸劉數年，一日跌坐而化，若蛻脫者，與所天終不講衾禭事，竟以童真辭世。蓋與曇陽雖顯晦異跡，其為異人一也。

【三詔亭】江陵以天下為己任，客有諛其相業者，輒曰：「我非相，乃攝也。」攝字於江陵固非謬，但千古唯姬旦、新莽二人，今可三之乎？庚辰之春，以乃弟居謙死，決意求歸，然疏語不曰乞休，而曰拜手稽首歸政，則上固儼然成王矣；晚年亦自知身後必不保，其辭楚按臣朱璉建亭書曰：「作三詔亭，意甚厚，但異日時勢殊，高臺傾，曲沼平，吾居具不能有，此不過五里鋪上一接官亭耳，烏賭所謂三詔哉！」蓋騎虎之勢自難中下，所以霍光、宇文護終於不免。曇陽子稱江陵為一世豪傑，太倉相公駭而信之，故人都不復修卻，反加調護，亦用化女之言也。

【宰相對聯】江陵盛時，有送對聯諂之者云：「上相太師一德輔三朝，功光日月；狀元榜眼二難登兩第，學冠天人。」江陵公欣然懸於家之廳事。先是，華亭公罷相歸，其堂聯云：「庭訓尚存，老去敢忘佩服；國恩未報，歸來猶抱慚惶。」雖自占地步，然詞旨謙抑，勝張之誇詡多矣。往年殷歷城罷相在里，張江陵以宋詩為對聯寄之曰：「山中宰相無官府，天上神仙有子孫。」蓋諷與嘲各半。頃者，沈四明謝事居家，則直用李適之語云：「避賢初罷相，樂聖且銜杯。」又今相國福清公邸中所黏桃符則云：「但將樂裏供衰病，未有涓埃答聖朝。」尤為渾雅，他宰相習諸城、嚴常熟、申吳門諸堂聯，則陳眉公已記之矣。

江陵公初賜第於鄉，上御筆親勅堂對曰：「志秉純忠，正氣垂之萬世；功昭捧日，休光播於百年。」可謂異典極褒。至癸未籍沒，則並第宅不保矣。但對聯為御制御書，不知當時在事者何以處此。

嘗於都下見一罷閣中貴，堂中書一對云：「無子無孫，盡是他人之物；有花有酒，聊為卒歲之歡。」又全用南宋宰相喬行簡詞中語，此輩亦知達生如此。

【為李南陽建坊】江陵公之奪情也，為五賢所糾，且引故相李文達賢為比，一時京師傳寫羅彝正舊疏，為之紙貴。江陵甚甚，追晉：「羅倫小子，彼何所知。」尋以葬父歸，過南陽，檄彼中撫按為文達建坊，表其宅里，亦猶秦檜之屢用有官者為狀元，以明其子燿之非幸，同一心事也。然歐陽永叔與胡明仲俱宋世大儒，歐陽《五代史》屢致意於養子家人，以申己濮議之正，胡作《讀史管見》，但遇母子間事再三辨論，則以當年不喪生母為世所嗤也。古賢已如此，何況江陵公。

【內閣稱大人】先大父以今上初元之冬從四川少參，服闋謁補，時江陵公新得國，以位業自矜重，對客不交一言。先大父隨眾謁於朝房，張忽問曰：「那一位是沈大人？」先大父出應曰：「某是也。」江陵因再揖，更無他語而別。蓋素味平生，不知何從見知而有此問。先大父尋補山東，轉陝西而歸，江陵始終在事，別無他留意也。近問之藩臬諸公，則政府款洽深談，呼公呼丈者多矣，更不聞有大人之稱。

【貂帽腰輿】京師冬月例用貂皮暖耳，每遇沍寒，上普賜內外臣工，次日俱戴以廷謝，唯近來主上息止此詔，業已數年，百寮出入省署殊以為苦，而進閣輔臣為甚。蓋侵晨向北步入，朔風劈面，不啻霜刀，蹒跚顛躓數里而遙，比至已半僵矣。蓋賜貂之日，禁中例費數萬緡，故今上斬之。然又有異者，張江陵當國，以餌房中藥過多，毒發於首，冬月遂不御貂帽，大臣自六卿至科道每朝退見閣，手摘暖耳藏之，江陵亦不以為訝，此已拜賜而違命不用者。又嘉靖中葉，西苑撰元諸老奉旨得內府乘馬，已為殊恩，獨翟石門、夏桂洲二公，自製腰輿，昇以出入，上大不憚，其後翟至削籍，夏乃極刑，則此事亦撥禍之一端也。此未得賜而違命擅用者。宰相為百辟師表，而自行其意如此，功名安得終。

四明杜門時，歸德公已老，偶獨進閣，正值嚴寒，項繫回脖，冠頂數貂，而涕垂垂鬚，盡結冰節，儼以琉璃光明佛，真是可憐。若四苑路本無多，自無逸殿直廬至上齋宮，不過步武間，即寒暑時乘馬皆可，何必腰輿？

【諂附失利】戊寅江陵自京師歸葬，及自荊州還朝，其以異禮事之者，無不立致尊顯。唯真定知府錢普，以嗜味進，最為當

意，又造步輦如齋閣，可以貯童奴設屏榻者，江陵甚喜，將酬美官，以資淺緩。錢丁艱歸里，比公除，則江陵已歿，次年癸未外計，竟以不謹罷斥，毫不沾酬報也。又初奪情時，南北大小臣僚保留，其同年陳瓚者，北直獻縣人也，時以左都御史領西臺，謀率九列保之，會其病亟，遣人以姓名傳送同事者，謂必登疏，且待此以瞑，更囑我為獻縣之陳瓚，非南直之陳瓚，蓋一時有一人同名同為常伯，慮其或誤耳。未幾，瓚病去位，旋卒，得諡簡肅。近年郭江夏議奪諡者五人，瓚居一焉，雖議不行，而事已流傳污史冊矣，亦何利之有。

錢有文學，居官亦無穢狀，既獻縣之陳，所至以廉潔稱。一時失計，生平盡喪，真足可惜。

【江陵始終宦官】江陵之得國也，以大璫馮保力，海內能訟言之，至其前後異禮，皆假手左貂。即就奪情一事而言，其始聞喪也，上遣司禮李佑慰問於邸第，兩宮聖母則遣太監張仲舉等賜賻，近侍孫良、尚銘劉彥保、李忠等賜酒饌；其子代歸治喪，則司禮魏朝偕人楚營賜域；其身給假歸葬，上遣司禮張宏郊餞郊，司禮王臻賚忠良銀記賜之，聖母則太監李用賜賻費，牌子李旺賜八寶充賞人之用；其還朝也，上遣司禮何進迎勞郊外；其太夫人就養也，則上所先遣魏朝伴之入京，上又命司禮李佑郊迎，聖母則遣謹柯、陳相，賜衣飾珍異，又命太監李琦等郊迎之；至其除服，即言上使司禮張宏引見於慈聖、仁聖兩宮，旋使宏侍賜宴；其滿十二年也，又遣司禮張誠賚輿褒諭；至其沒也，又遣司禮陳政護喪歸。蓋一切殊典皆出中貴人手，而最後被彈以至籍歿，亦以屬司禮張誠，豈所謂君以此始，必以此終乎？若高靳之入相，則初以李芳，繼以陳洪、孟冲，而其敗也，又以馮保，然奏疏中未至臚列內臣姓名如江陵公刻稿之備也。仕無中人，不如歸耕，自古然矣。

【相公投刺司禮】弇州《觚不觚錄》云：江陵相公謁司禮馮樞投晚生帖，此語最為孟浪，予不敢信。馮保勢雖張，然一唯江陵指麾，所以膠漆如一人者，僅以通慈聖一路耳，何至自卑如此。先人以史官教習內書堂，馮逐而張誠代之矣，其往還俱單紅帖，彼此稱侍生，則揆地可知矣。

【言官論人】張江陵身輔冲聖，自負不世之功，其得罪名教，特其身當之耳。昔韓侂胄首至金國，完顏氏葬之，諡曰忠繆侯，謂其忠於謀國，繆於謀身。今江陵功罪，約略相當，身後一敗塗地，言者目為奇貨；如楊御史四知者，追論其貪，謂銀火盆三百架，諸公子打碎玉碗、玉杯數百隻，此孰從而見之？又謂歸葬，沿途五步鑿一井，十步蓋一廬，則又理外之談矣；其上柱國勳銜，雖曾加而後不受，至沒後遂以為贈，乃云生前曾拜，以實其無將之罪；更謬之甚者，又云今日皇子誕生加恩大臣，使居正而在，必進侯伯加九錫矣。從來後宮誕育，未有恩及宰輔者，有之，實自江陵身後始，有識者頗以為非，然則楊何不明糾當時之政府，而追禍朽骨之權臣也？疏上，而籍沒之旨下矣。楊以此附正人，歷巡方數任，至拜大理左少卿，而為給事王希泉德完所擊，指為朱璉、王篆餘黨，反面賣直，並及他穢狀，調外去。至癸巳大計，以不謹罷，距抗疏時十年矣。又如戊申年一禮部郎論首揆朱山陰十二大罪，其事之裝飾不足言，至謂礦稅棍徒皆其家人，所得御人之貨盡歸朱私橐，此則舉朝所不信。而又指及其座師李晉江，且並暗摘其門生詞林，以杜後日大拜，此又自有人授指，然亦不怨矣。此疏初上，一時耳目亦覺振動，後漸為人所覺，即被彈章，至辛亥大計，亦坐不謹斥，距抗疏時止三年耳。戊申以後，新咨命下，瓦缶亂鳴，攻太倉、晉江未已，而攻昆攻湘者四起，有所謂單打雙敲之說，或云紅廟設誓，或云關廟歃血，或云抱太倉靴腳慟哭，不惟聖主厭聞，而邸報抄傳，俱相示以滋席間談柄，供酒中笑謔，董思白太史目之為活《水滸傳》，信然哉。

癸未甲申間，南給事劉一相、御史丁此呂論詞臣高啟愚舜命馮題，高坐削官奪告身。丁謫去，後至大參，乙未大計，以不謹斥，孫富平復追劾之，坐遣戍；劉尋以前任知縣謫典史，歷任至副使，庚戌大計，富平再起掌銓，亦以不謹罷之。

【浙閩同時柄政】自今上乙酉，進王太倉於文淵閣，而先任申吳縣、許歙縣同為南直人，最為奇事，然末相王山陰則晉人也。至丙戌，山陰薨去，申、許、王三公同事者三年，而山陰始復起。此後則戊戌之秋次揆張新建得罪去，首揆屬趙蘭溪，次揆為沈四明，兩公俱浙人。同事未幾，趙臥病邸第不入閣，四明獨相，然列名元輔每進疏揭，仍以趙冠之，凡三年而蘭溪卒於位。又至戊申之冬，則首揆朱山陰卒，而首揆屬李晉江，次揆為葉福清，兩公俱閩人同事，而晉江已先遷真武廟待放，不復還寓，福清獨相，其進疏進揭，仍列李名於首如往事，凡五年而晉江始得請謝政。前後浙閩四公俱同鄉同年並相，而為首者俱見厄不展，蓋途徑趨向本不相謀，即桑梓猶胡越也。欲如乙酉丙戌間三相同心，不可得矣。

【閩縣林氏之盛】弇州紀盛事，謂閩縣有南京兵部尚書林瀚，瀚子南京禮部尚書庭機，機子南京禮部尚書燦，三代六卿，在本朝只一家，又俱系詞林，俱為祭酒，以為絕盛矣。其後燦弟煙，又拜南京工部尚書，而瀚長子庭樞又先為南京工部尚書，蓋三世昆季共五人俱登八座，壽考令終，無公私之譴，且四人得諡，恐前代亦未有。若父子宰相，則有南充陳文端以勤，子文憲於陸，本朝僅一家，亦弇州所未及紀也。

近日餘姚孫燧以副都御史死事，贈尚書；燧子升，禮部尚書；升子鑰吏部尚書，銀禮部侍郎，鏞太常卿，礦南京兵部尚書，亦堪並美林氏。

【沈四明同鄉】沈四明在事與南北不洽，固也，而待同鄉尤薄。時浙之名碩唯沈繼山思孝尤著，特以與孫富平相構久不出，壬寅冬，沈歸德為次揆，初抵任，兩人交尚未離，一日謂四明曰：「公之里人又貴同年如沈繼山司馬者，宜亟用之，吾同里門人之呂新吾坤，亦宜一出。」四明佛然曰：「呂之當起不必言，若沈司馬者，吾不敢聞命。」事遂已。蓋呂司寇為富平所厚，與沈司馬爭為冢宰同罷，四明方欲結歡西北，故抑司馬以伸司寇，究之司馬絀而四明仍不為西北所與也。時四明最善者如蜀人錢給事夢皋、張御史似渠，齊人康御史丕揚，若浙人則有陳宮允之龍、姚給事文蔚、鍾給事兆斗、賀吏部燦然，俱稱契厚，然自以聲氣相引重，非關桑梓也。

【李溫陵相】丁未歲，閣臣獨朱山陰一人，尚未得稱首輔，上起故相王太倉、宗伯於東阿於家，召葉福清於南部，李溫陵以現任晉太宗伯，同人閣。時王不出，葉召未至，於抵京見朝三日而沒，唯李即赴閣辦事。先是，推舉時，言路攻李者矢如蝟毛，不謂上違眾用之，一旦與朱兩人共事，眾益忿，俱詆之愈厲。未幾，葉至，李杜門乞身，朱亦卒於位，李當首揆，攻者矢石復集，李遂決計不出，而葉獨相矣。議者尚恐上眷李未衰，逐之轉急，李遂移居演象所之真武廟，悉遣家累，以示必去。自戊申至壬子，旅居五年而始得請，物情既不附，大權又不關，寒暑閉門，更無一人窺其庭，即其衡文所首舉已在詞林登坊局者，更對眾訕詈之，以明大義滅親。李性素褊，至是卻恬然不以為異。有一同邑晉江士人，從邑令行取為工部郎管廠，平日荷李提挈不淺，適當酷暑，真武廟地湫隘，李乞其廠中餘材，搭一席篷遮日。畢事出門，偶遇舊友見之，惶駭無人色，哀祈其秘弗言，則一時人心趨向可知矣。古來宰相受侮者亦多，未有名列首揆身居敗屋，幾滿再考淪落無聊至此者，亦史冊所未睹也。工部郎後改臺員，出視淮漕，以簠簋落職遭戍。

晉江公居破廟五年，乞歸之疏幾七十上，每篇有一議論，初不重複，且詞理燦然明白，真是文家老手。惜當時草草閱過，不曾錄得，視之亦可以悉文章之變態，才士之用心。

【東西王李】宣德初年，三楊相同在閣，士奇為泰和人，號西楊，榮為建安人，號東楊，溥為石首人，號南楊。未幾二王同官詞林，對掌制誥，並至尚書，英為江西金溪人，號西王，直為江西泰和人，號東王，蓋從居第得名，不過都人所指稱耳。至今上乙酉，二王同日大拜，錫爵為南直太倉人，號東王，家屏為山西山陰人，號西王，又以地言也。無論俗稱，即上宮中對大璫女侍亦以呼二公，可謂過矣。又穆宗潛邸正妃李氏，直隸冀州人，先崩，隆慶間進封尊號，即孝懿皇后也，其家東城，人稱之為東李；今上生母慈聖皇太后，山西翼城人也，以皇貴妃進加尊號太后，故從東李入內，兩家修好甚至，都人目之為西李云。

【太倉相公】今上輔相中，以予所知持身之潔、嫉惡之嚴，無如王太倉相公。甲申歲，從禪制中起家入相，未行，有席平人連三元者，辛未進士，曾為吳之常熟人，作文賀之，謂太倉為元聖，封公愛荊為啟聖。王大怒，即欲露章劾之，為弇州公力勸而止。甫至京，而有蒙陰人淮安府同知公一楊者，故己未進士，從郎署屢蹶至此，具疏建白，而以私書相干，且行請乞憐，王並其書上

之，同知坐斥，亦一時百辟凜然，謂庶幾楊綰、杜黃裳之風。即因壽宮事劾三少卿，漸與諸建言者不諧，至戊子而乃子辰玉發解，高饒事起，議者紛紛。蓋長洲一少宰，與吾鄉宮詹主試者爭進用，構成其事以逐宮詹，辰玉才實高，覆試仍冠其曹，而宮詹尚在位，於是言者蜂起，並總憲之右宮詹者亦被惡聲矣。然太倉與宮詹實不厚，頗有知其狀者，唯其時吏垣都諫缺，其資俸當屬澤州張元冲養蒙，而浙中一給事即其次，人望大不及張，然為太倉甲戌分考首錄士，俛得之；張補工科都，次年又出為河南參政。張亦太倉丁丑庶常教習門生，又吳門大主考門生，因謂太倉厚其所私而故抑之，且逐之，恨遂不可解，並遷怒首揆吳門矣。張負物望，為西北諸君子領袖，尋從參政擢同卿以至僉院副司農，主持議論者十餘年，即富平、新建賢首相仇，亦從司農公起見，其禍蔓延至今，益葛藤無了日矣。

太倉公發公一揚賄，固云嫉惡，竊以為太過，後來效顰發覺者接踵，漸不復出正人，益覺太倉多此一事。今刻文肅公集不載此疏，且志狀中亦不書此舉，想太倉存日已削其稿矣。

【親書奏章】世宗御札至閣最伙，及在西苑，則在直大臣日承手詔無慮數十，而諸臣回奏亦皆親書。如嘉靖辛丑，夏言以左削復官，其謝疏中有洗改字面，為上所詰責是矣。然特撰玄侍奉諸大老為然，而外臣則不爾。唯胡宗憲在浙，每疏必手書，前後如一，最後得罪坐死，上猶稱述此事，遂得釋還，則亦曲謹之效也。近年故相王錫爵密揭，亦其幼孫所寫，故竊啟者不敢私易，得以初稿達御前，不然，禍不知所終矣。

【王文肅密揭之發】丁未年，婁江公密揭俱云出自淮上抄傳，即李修吾最後書揭中，亦自認身所傳布矣。近見陳眉公又云此事極冤，是乃王吏部罔伯略文肅幹盜鑰私錄之，且添改其詞以激言路之怒，如重處姜士昌等語，以寄南中段黃門諸公，實不由李中丞也。初，罔伯不謂言路遂聚攻文肅，意頗慚沮，乃委罪於李中丞，其時為中丞者，既無法篋始謀，即宜直辨其誣，乃冒居發奸首功，取悅時賢，以為擁戴入閣之地，是兩公者均非君子之道矣。

罔伯為文肅通家子，朝夕過從，本無毫髮仇隙，特以己丑館選不得預，以此切齒，終身恨之。然是科入選者止二十二人，其時王宇泰肯堂為文肅至契，已居館元，而董思白其昌名蓋一世，自不得見遺，唐完初效純為荆川先生冢孫，乃父凝庵太常又次輔新安第一高足，用全力圖必得，則江南四府，已用三人，萬不能再加矣。時松江陸伯達亦有聲，乃父宗伯平泉飛書力止之叮嚀甚苦，伯達遂不赴考，時服其怙。罔伯才名家世不下唐、王二公，遂憤憤不能解，每遇文肅大上舉動必密偵以播四方，而文肅終不悟以至於沒。發揭事余曾記之，近乃知出於王吏部，然妻相之傾心淮撫，與淮撫之款留婁僕，皆實事也。

【元旦詩】申文定相公與王伯毅同里同庚，為史官時即與相善。及罷相歸，每元旦必作一七言律詩以示王，王即和而答之，旋以兩詩並黏壁間，直至歲除不撤；次年元旦，申再有詩及又和而揭之齋屏，舊者始除去，蓋自辛卯文定返里，王辰至壬子凡二十一年，歲歲皆然。是年百穀下世，再閱歲甲寅而文定亦捐賓客矣。想修文地下，其遇新歲，唱和必如生前不少衰，而黏屏與否，則不可問矣。

分宜在首揆時，山人吳擴者作一詩，其題云《元旦懷介溪閣老》，亦揭之齋中。有友戲之曰：「君以新年第一日懷當朝第一官，若循級而下，懷至我輩，即除夕未能見及也。」似亦相似。

【五七九傳】近有作《五七九傳》者，蓋皆指今上首揆江陵、吳縣、太倉，三公用事奴也。七為游七，名守禮，署號曰楚濱，當江陵相公柄國時頗能作威福，亦曾入貴為幕職，至冠進賢，與士大夫往來宴會，其後與徐爵同論斬。爵死已久，聞七尚至今在獄。當其盛時，無恥者自屈節交之耳。江陵馭下最嚴，聞七娶妾與兩黃門李姓者姻連，大怒答之幾死，二李皆見逐矣。吳縣在事，其焰已不及江陵之百一。所謂九者，本姓宋，名徐賓，從吳縣初姓也，署號雙山。主人先自馴謹畏禍，其僕亦能守法，第頗與邊將往還通賂遺，如李寧遠父子皆爾汝交，亦有一二縉紳留之座隅者。唯援納京衛經歷，因覃恩得封其父母，以此物論歸咎主人，此則吳縣憐憫之過，但徐文貞當國時，其僕徐實輩，已冒功為錦衣百戶矣，九死未久，其子已酷貧。五則名王佐，署號念堂，婁江當國最晚最不久，門庭素肅，無敢以幣交者，唯五與弇州僕陶正者為密友，因染其骨董之癖，頗收書畫銅窯之屬，邸中游棍時趨之。又曾買都下名妓馮姓者為妾，頗干婁江家法，其妓亦遂逐矣。五比九尤為小心，見士大夫扶服謹避，今臚列成三，並前二人無色矣。此傳出東省一詞林大僚筆，其時正負相望，以小嫌失歡於吳縣，不薦之入閣，及辛卯冬被白簡，擬旨又不固留之，以此描寫宋九以實主人之墨，而五、七則干連犯人也。

【閣臣致政迥異】宰相進退係國家大體，其自處與主上處之皆有禮。先朝無論矣，今上御極後，如高新鄭、張新建之逐，出自內旨不必言，初則呂桂林四疏而退；申吳門為上所眷，留至十一疏亦允；後則王太倉尤受寵注，亦入疏即見俞；至許新安、王山陰稍拂聖意，許以三疏，王以五疏，俱得請矣；至趙蘭溪臥邸，則時歷三年，疏凡八十餘上，而卒於位，說者以為子弟輩貪戀權位，制其乃父致然；沈四明告歸僅匝歲，而辭疏亦至八十，說者又謂欲挈歸德同行，故久不去位，是時相體已掃地矣；又至李晉江則在閣不兩月，而居真武廟凡六年，謝事之章百餘始放歸，直如囚之長繫、獸之在檻而已，尚可曰相體、曰主恩哉？

【元老堂名相同】宋朱紫陽號晦庵，而本朝劉文靜亦號晦庵，然古今不相及，或云朱所署為晦庵，與劉本不同也。若宋宰相吳育號容齋，而南渡洪學士邁亦稱容齋，洪素博洽，何以即襲前輩別號耶？世宗朝夏文愍治白鷗園，有堂名賜閒，即以名其刻本詩集，今尚行世。而近日吳門申瑤泉相謝事歸，亦構別業名賜閒堂，刻圖記署詩文俱用之。同為首揆，相去不數十年，何以雷同至此，想或偶不記憶耳。

【古道】古人交以先投契為主，不論後來貴賤，如魏野之於王旦，邵雍之於文彥博、司馬光尚矣。晚近漸失此意，而尚有存者，如松江之陸平泉宗伯，與徐華亭科第相去二十年，徐已位大宗伯，陸尚史官，講敵禮，此詞林前後輩之最不拘套者。又如今上丙戌年，王太倉在揆地，時海鹽舉人王文祿者，以公車至，太倉坐之上席，文祿亦不遜，踞客位如平日，此故友窮達之不拘套者。至如先同年而晚途顯晦頓異者，又曾同席硯而後出門牆者，則體統迥不假借。王弇州為藩臬時，江陵當國，其同年也，通書不書銜，不稱晚，竟究易之；先外大父為山東憲使，投書於同年太倉相公，則書銜而下仍年眷弟，亦不以為忤。今則蠅頭細書青面手板，無有敢及年字者矣，唯京卿尚有之，侍郎則稱年晚生，尚書則僅年侍教生。近年申吳縣七旬，蕭岳峰大司馬其同年也，時申久居林下，蕭已晉三孤，尚於祝文稱侍教，他可知矣。然則趙司馬鑿稱年晚生於首揆費鉛山，致有神童之謔，今何足異也。至座主門生等威更峻，不論生平交誼，概執弟子禮，如顧涇陽吏部之於孫柏潭少宰，雖認師弟於公會，而晏見則稍通融，聞二公俱有後言，二公真人品，真交情，尚不免俗，何論其他。蓋古道之窒於世法久矣。

王文祿亦博洽士也，丙戌入京都已望八，是科正太倉主考，榜後搜取其落卷閱之，首篇題為「君子名之必可言」，末句「無所苟而已」。王之結語二小比相對云：「由哉苟也，苟哉由也。」太倉每舉示人以為笑柄。

【不顧拜相】今上登極，起陸平泉宗伯於家，陸於江陵公為前輩，素所敬服，將援之入閣與同事，且示意使附己，陸佯為不覺，竟托疾乞歸，江陵愠其異己，亦不堅留，比歸，遂不復出，天下高之。然而已有先之者。李文敏蒲汀廷相在武宗時，以史官在講筵，儀表豐偉，音吐洪亮，上顧而屬目，遂擬相之，時錢寧、江彬輩即致賀，且市德，李惶懼力辭不得，以權譎托他璫詭詞致懇始免。當時尤之者曰：「功名到手為真，奈何作態！」迨後門人張蘿峰、翟石門、嚴介溪，又門人之門人夏貴溪，相繼為元宰，而李終不得，李不悔也。李在世宗朝，以正任戶部尚書帶兼翰林學士，為本朝僅見，及考滿，以正二品加太子賓客，僅得三品，亦故事所未有，前此景帝朝，侍郎俞山、俞綱等俱加東宮三少，則又三品上兼二品，與此正相反，皆異典也。陸公以林下進加太子少保，尤為聖朝優老盛事。二公俱以完名老林下，勝於黃扉忍話多矣。

正德中，呂涇野柎以劉瑾同鄉，驟遷亞卿，亦欲引之入閣，呂遂不與往來，幾為所中，瑾敗而免。

今上之十年，潘新昌為馮保受業舊師，在里中，用故相薦以宗伯起武英殿大學士，中道策免，其辱更甚。昔嚴挺之寧不為相必不見牛仙客，卓哉。

【宗伯大拜】今上壬申即位，首簡禮部尚書呂文簡調陽為次揆，初元之後，唯戊寅馬文莊自強再以宗伯入，甫半歲而卒，到壬午張江陵薦潘新昌晟以舊禮卿入武英殿，未任論罷，自後大拜者，俱以侍郎得之。直至辛丑九月，沈歸德、朱山陰俱以故宗伯起田間入東閣，自呂文簡以來，恰三十年矣說者遂以春卿為鈍物。又王辰之後，羅康洲萬化、范含虛謙、余雲衢繼登三公，相繼沒於位，辛丑八月，馮琢庵琦以久次得之。然甚不樂，不旬月而沈、朱大拜，馮久負相望，且以現任南宮不能得，自謂必絕望矣，愈以怏怏，甫任歲餘，亦病終於邸第，年僅四十有五云。

【太宰推內閣】傳奉升官，本非治朝佳事，至於傳升大僚，尤為非體。先朝正德間不必言，即成、弘兩朝號稱盛世，亦不免此，如倪文僊謙之為南大宗伯，王端毅恕之以尚書撫南直隸，屠襄惠瀟之得太宰，徐宮保瓊之得宗伯，皆是也。至於輔臣以中旨入閣，雖先朝皆有之，唯世宗朝為多，而臣下不敢議；今上辛卯，申吳縣謝事，中旨用趙蘭溪、張新建二公入閣，實申所揭薦也。時陸莊簡新入領銜，特疏諍之，謂斜封墨敕乃季世亂政，況輔弼近臣，無夜半傳出之例，漸不可長。其詞甚峻，上優容答之。比有旨再推閣臣，則銜臣為政，陸於會推疏中列堪任者數人，以己名居首，俱人望也。疏久不下，上忽批云：「卿向有疏欲復會推舊制，今果卿居首，足見請推之意。」陸惶恐謝不敢，遂閉門請罷，給事中喬胤承風旨劾之見逐矣。陸初治邑有聲，當宗人陸炳盜柄，欲引居言路，苦乞刑曹郎，又欲引為吏部，即告改南禮部以出，柄敗始進用，後與江陵石交，比其柄政，又借端見忤而行，自此名重一世。迨晚節熱中揆地，遂為聖主所諍，真所謂日暮途遠也。

【宰相朝房體制】末世宰相居政事堂，受百寮參謁，俱踞坐不為禮，唯兩制侍從以上，始稍加延接耳。本朝既不設宰相，亦無政事堂，凡為閣臣者，但以朝房為通謁之所，然署名翰林院，初非曹省公署也。向來庶僚見朝房者，有所請質，大半多立談，至吾鄉陸莊簡光祖為卿寺時，江陵公當國，氣蓋群公，與客立談，不數言即遣行，陸至揖罷，便進曰：「今日有公事，當詳議，須一席侍坐，方可盡其愚，不然且告退，從此不復敢望清光。」張儻其氣，始命坐接對，自此循以為例，即庶僚亦得隅坐矣。江陵驕倨，獨此一事號為能折節，陸與深交，故敢直言，不致逢其怒耳。陸先為選郎，見都察院三堂，長揖不跪，彼此爭禮，不勝而屈，後為少宰，勒庶吉士避道，至遭阿訐，唯此一番得勝耳。

舊翰林編檢俱避太宰，自嘉靖萬鏗秉銜，史官始與平交，若吉士之抗少宰，則不知始於何時。

【塚宰避內閣】自來六卿皆避內閣，唯太宰則否。自分宜勢張，冢宰亦引避，遂為故事，陸平湖始改正之，然預囑輿夫，宛轉迂道，不使與內閣相值，以故終其任閣部無爭禮之嫌。後來孫富平但循陸故事，不能授意於昇卒，卒遇張新建，下輿欲揖，張擁扇蔽面不顧而去，遂成仇隙。蓋兩家構兵，自有大局，然此亦其切齒之一端也。富平再出時，福清獨相，故號聲氣，意其前輩重望，或未必相下，富平鑒前事，獨引避恐後，福清大喜過望，一切批答，相應如填篋。久之孫威福既成，羽翼更眾，政府反仰其鼻息。會富平考滿加一品，福清有所珍玉帶欲遺之，慮其見卻，使其客胡給事忻先道意，孫徐曰：「此亦後生輩好事，吾何忍何辭。」葉方敢以為獻。蓋勢之所歸，即大賢獨相，亦且聽之矣。

按，江陵在事時，冢宰不過一主書吏而已。及吳門則通商榷相可否，其權大半尚在閣。至陸平湖秉銜，雖從政府取位，而自持太阿，王山陰亦委心聽之，故閣部號相歡。王太倉自家來，居首揆，時孫餘姚已先位，太宰為諸君子所脅持，屢與太倉抗，因而有癸巳京察重處功郎之事。此後則孫富平與新建各結強援，相攻若胡越，而閣部成兩訟場矣。李延津與沈四明稍洽，而上饒楊少宰繼之，亦受諸名流控制，與沈途徑各分，而體局猶未盡裂。朱山陰病，強半邸第，不能干銜政，銜地亦不忍忘之。至福清獨相，起富平於家，雖從人望，亦以先輩同志，冀得左右如意，比至則擁戴諸公，在朝在野，各自居功以取償，秦中在言路者，又不能以道相夾助，於是黜陟大柄，閣中不復能干預，而冢臣一嘯笑間，揆地之毀譽去留繫之。聞福清亦甚悔恨，無奈彼羽翮已完，又無金翅鳥啖神龍力，反事事頤指閣中，視江陵時真手足易位矣。

辛亥內計，詞臣之削謫皆掌院王耀州一人為政，福清毫不得主。此本衙門事，而藐首揆若贅瘤，福清所以亦不樂。

【閣部重輕】六曹文武二柄政為極重，其輕則始於嘉靖初張永嘉之未相也，先攝西臺篆，刑辱大臣以張角距，比得柄得君，箝制天下，方、桂其同志也，王瓊其起枯骨而肉之者也，汪鏞被其卵翼而奴事之者也，四人者先後在銜地十餘年，與永嘉相終始。張去而夏貴桂為政，其寵信不及張，而氣焰與橫肆過之，旋進旋奪，與部臣互有低昂。比夏誅而嚴分宜在事，凡秉國十九年，以吏兵二曹為外府，稍不當意，或誅或斥，二曹事之如掾吏之對官長，主奉行文書而已。嚴之見逐，徐文貞為政，無專擅之名，而能籠絡鉤致，得其歡心，秉東西銜者，在其術中不覺也。先帝獨任高新鄭，以首揆領統均，乃古今一大變革，且其才足自辦，視他卿佐蔑如也。迨今上沖年，張江陵以受遺當阿衡之任，宮府一體，百辟從風，相權之重，本朝罕儷，部臣拱手受成，比於威君嚴父，又有加焉，張歿而事體大變，申吳門以柔道御天下，時楊海豐用耆舊秉銜，和平凝重，政府安之者十年，楊去而宋商丘代之，欲大有振作而不及待，吳門亦解相印矣。陸平湖故與揆地相知，時王太倉繼當國，臥病未至，尤陸心膺石交，而暫攝政府者為王山陰，與陸傾蓋相善，銜政幾還舊觀，甫期而二公俱去國矣。太倉還朝，孫、陳二公相繼為吏部，同為浙人，又同邑也，修平湖故事，稍稍見忤端。蓋王非撓部者，而不能不惜閣體之日見輕；孫陳非侵閣者，而不能不恨部權之未盡復，其點而喜事者，復從旁挑之，遂有異同之說，然王亦自此急引退矣。趙蘭溪名曰首相，以庸碌見輕，張新建代庖，遂與太宰孫富平植黨相攻，先後並去，禍變蔓延，至今未已。此後則沈四明繼之，在吏部者前為李延津，今為楊上饒，以少宰署事最久，去年一已一察，閣部意見概可知矣。

【大老居鄉之體】庚寅年，吳縣申相公正當國，時江南大飢，上命給事中楊東明銜專救出賑，駐節吳中。每過申門，輒屏驛從步行，蓋申乃楊丁丑大座師也。時謂其禮太恭。至壬辰，申已謝相印歸里，時吳江知縣黃似華以才新調至，亦申門人之門人，入郡城訪申，則阿辭至門，彩服踞上坐，申相辭以疾不面，時謂其禮太倨。二公皆蜀人也，然申與其地方官往還，修郡民禮甚謹。吾鄉如沈繼山則不然，生平絕不與守令交，其必欲求晤者，則野服相對。頃丁酉年以右都御史告歸，嘉禾兵使劉庚其同年也，首來相訪，輒葛巾芒屨以出，自云引疾不出門，送至中庭而止，又不報謁。劉大怒詬罵，欲起大獄羅織之，以物論不可始息。余訝其過亢，私問之曰：「陸莊簡太宰生平航麟，然銜罷還家，親見其肩與抵縣門，何不稍效其折節乎？」沈曰：「陸、余石交也，晚年殖產太厚，諸子無能繼述者，不免為後人屈；余無田無子，何所顧恤？則姑行吾意可也。」

【兩殿兩房中書】文華殿本主上與東宮講讀之所，視唐之延英、宋之集賢，其地最為親切，非如武英殿為雜流窟穴。以故自永樂以後，輔臣拜大學士者，即華蓋、謹身在正殿之後，皆繫銜其間，而文華以偏殿獨缺，則地望邃密故也。其中書房入直者，稱天子近臣，從事翰墨。如閣臣王文通一寧，以永樂甲榜翰林修撰供事文華殿；宣德年間，沈度已正拜翰林學士，沈紱已官右春坊右庶子，尚結銜文華殿書辦，李應貞自乙科入官太僕少卿，其稱亦然；至正德、嘉靖間，則兩房事寄已踞文華上矣，乃周惠疇以儒士入，官至工部尚書，談相亦以儒士入，官至工部左侍郎，俱稱文華殿書辦自若也。然自正德以後，科目正途無一人肯屑就者，此官益以日輕。自近年來，鬻爵事興，文華、武英兩殿中書舍人，俱許入貲直拜，不復考校藝能，人竟以異流目之，且俱虛糜公廩，不從事於濡染，即一殿之中，已自分為兩途，不相往還，而東西二殿亦不復低昂矣。至制敕、誥敕兩房，今為閣臣掾屬，僅比唐、宋宰相主書堂後之役，然永樂初設內閣，本理制誥，其後漸以中書入直，猶唐、宋兩制之意；宣德間始專設西房處之，而閣臣身居於東，因有兩房之稱，非專屬中書官也；其後制敕、誥敕又分而兩房，遂屬之中書，稱閣臣屬吏，然其術自云文淵閣書辦，或云內閣書辦，專隨輔臣出入，一切條旨答揭，俱得預聞，揆地亦間寄以耳目。其選本不輕，且得拜翰林典籍侍書及司經局正字等官，與玉堂稱察采，而修實錄、修書史俱得效勞充膳寫、催纂、收藏之役，以至東宮出閣，亦供事講筵，他日龍飛並沾恩典，或得蔭子，俱非文華諸人所敢望，又何論武英諸君！自此遂諱稱書辦，改署其銜為辦事，於是兩房諸寮間有甲科名士亦居之。如徐學謨以吏部主事入，供事吳國倫則出拜吏科給事中，嚴傑出為御史，歸有光則入為太僕寺丞供事。至於乙科非高才大力不得入，其不願久留者，俱以郎署出為藩臬大吏矣，其以監生儒士選者，亦得積資帶銜卿寺部堂以上尊官矣。穆宗朝，高新鄭始建議兩房不得拜卿貳，兩殿不得過四五品，上允之，命著為令。然未久已盡逾越，而兩房又日以加貴，即兩殿有朵願登瀛、至傾橐鑿家求改入而不得者矣。以

今日兩中書相視，幾有雲泥涇渭之別，然成化以前，唯武英稍為猥雜，而文華之與兩房似亦不甚軒輊也。

太常少卿程洛者，即宣德間中書程南雲之子，先以尚寶司丞在內閣司誥敕，成化乙酉年取入文華殿東耳房書辦，以至今官，則中書官舊例可知矣。南雲官太常卿，至充廷試讀卷官。

【書辦】書辦為管文書者通稱，以故秘殿內閣凡帶銜中書科俱以入銜，本不足諱，如輔臣大拜，奉旨則曰入閣辦事，甲科各衙門觀政期滿未授官者，曰某部辦事進士，蓋俱以政務所自出也。若兩殿各有侍直房，內閣又有制誥兩房，所司不過筆札，今兩房久次者忽自尊其銜曰掌房事，其次則曰辦事，至效勞者亦稱供奉，以自別於書辦，兩殿官亦因而效顰焉，而書辦之名，遂專屬於大小曹署之掌案胥吏矣。今胥吏書辦之權，已超本官之上，而吏、禮、兵三部之權，又超諸書辦之上，恐帶銜中書官無此炙手也。

【仁智等殿官】仁智殿者，故元時在內苑萬歲山之半，為遊幸之所，今不復存。本朝武英殿後別有仁智殿，為中宮受朝賀及列帝列后大行發喪之所，武英殿之東北，為思善門，即百官及命婦人臨處，凡雜流以技藝進者，俱隸仁智殿，自在文華殿、武英殿之外。曾見呂紀翎毛極工，迥出生平濡染之上，下題「仁智殿辦事錦衣衛試百戶王某」，蓋其時百藝所萃，與工匠為伍。即今武英殿諸人之前輩，凡內府各監局寺觀俱有之，抄寫小說雜書，最為猥賤。成化間如周惠疇後官至尚書，其初乃以大慈恩寺書辦入銜，然此後遂自列於武英殿，不復稱仁智矣。若文、武兩殿本自有別，文華為司禮監提調，與提督本殿大璫相見，但用師生禮。武英殿中書官，先朝本不曾設，其在今日，則屬御用監管轄，一應本監刊刻書篆，並屏幃棖角以及鞭扇陳設繪畫之事，悉以委之，其見大璫禮頗峻。成化初元，太監傅恭傳旨升技術士文思院副使李景華等為中書舍人，御用監書辦，自是負販廝養傳奉不絕，幾不可稱清近之班。景華後升至通政司，傳旨尚稱御用監辦事，蓋其時即武英殿亦未許入銜也，而文華之體則尚在。蓋自宣德間置中書舍人數員，供奉文華門東廊，備上宣喚寫門聯年帖之屬，署銜曰文華門耳房書辦，本系翰墨親近，至成化間亦各以傳旨進秩，地望漸輕，遂對稱為兩殿官，其間供事者皆以藝進，或獻詩詞於大璫者亦得之，於是科目清流，無肯預列。憲宗朝刑部主事郭宗，以太監覃昌傳升尚寶少卿直文華殿，宗起進士，工刻印章，為中人所引，遂與市井小人趨走無別，愧恨成疾以死。正德初，逆瑾用事，時有工部主事徐子熙者，亦起家進士，挾冊與雜流並試，得升光祿少卿，供奉於文華殿之中書房，士林賤之，不齒之縉紳焉。此後則貲郎白身輩充初其中，雖自命清流，忽視武英，不屑與稱僚寮，而時論不謂然。然自成弘後，中書傳奉之弊一清，凡八十餘年，而兩殿加納之例又開矣。

【異途中書初授】兩殿官雖分，而考授例則無異，其以監生入者，歷三年即拜中書舍人，若九年即升帶銜部寺矣；其以儒士起家者，僅得鴻臚序班，九年滿始得從八品，又九年始拜中書舍人，其途紆回如此；此後歷俸加升，則郎署卿寺便無分別。若邇年納級，則又不然矣。

猶憶往時松江潘雲龍，以監生考授武英殿試中書，樂清趙士楨以欽召入文華殿，然以儒士在直二十年，尚為鴻臚主簿，休寧黃正寶亦以儒士入武英，止鴻臚司賓署丞，此三人皆他途中知名者，時納官例未開也。